

四十年河水东西

□杨挺

老婆是个中学校长,每天忙得赛过总理,高考前尤甚。我说你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至于吗?不就是个高考吗,我又不是没有考过。老婆说,你那叫什么高考,就写了一篇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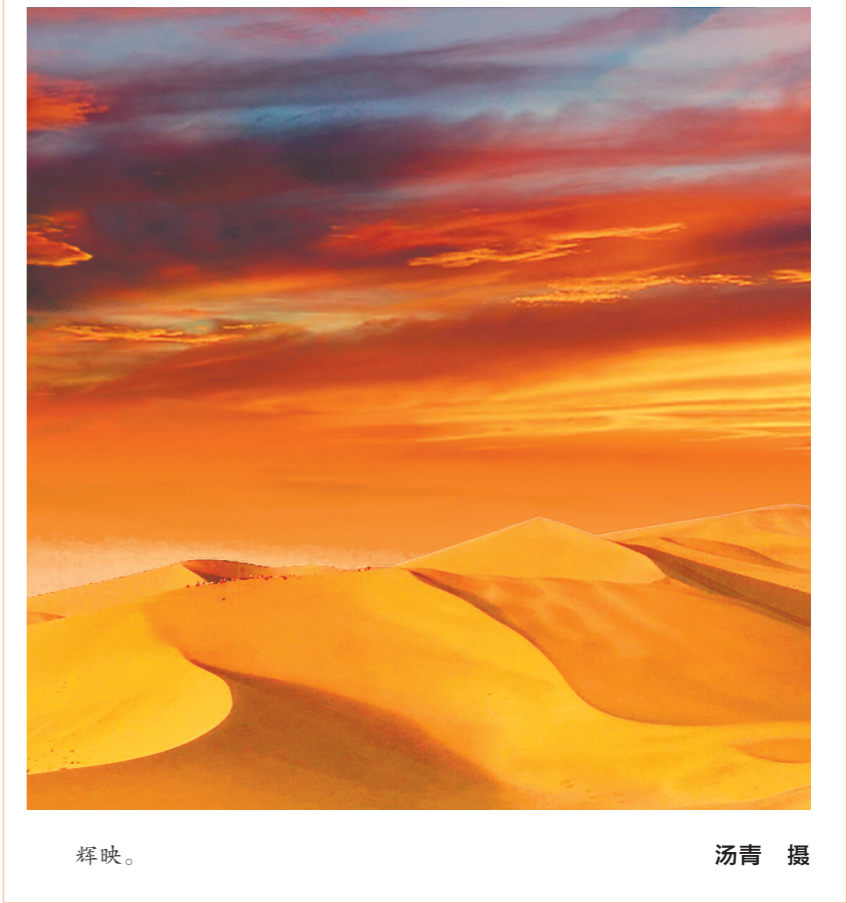
嗨!这话还挺让人撮火的,我们高考不是高考,今天高考才是高考,哪有这个道理。话说起来就长了。那是四十年前,听起来真也吓人。岁月如水,四十年光景,一下子就在无数的缝隙中流走了。四十年前,我还是一个毛头后生。

1977年,冬天。我们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批考生进入了考场。那个场面,相当壮观。当然,不是今天的考场内外数量上的壮观,而是一种神情和意志上的壮观,是一种灵魂解放和为理想慷慨的庄严。

整整十一年,十一届老少同学一起上阵。那年高考的其他科目的考试内容我忘得差不多了,数学我就基本没答题,因为从来没有见过那些圈圈角角。所以,利用数学考试时间,我出去看了场革命电影《枫树湾》。语文考试我牛呀,一看作文题目——《在红旗下》,好写,我下乡、工厂都是出黑板报的“大腕”,洋洋洒洒一大篇,尽是当时的话语,后来,我的作文还被选到高考优秀作文集里去“贻害后世”。

正在和老婆理论不清的时候,我的邻居回来,见我们开着门吵吵就开玩笑说,“老师们在讨论高考呢?”因为他家二女儿来我家问过语文题,所以见面就称我们“老师”。我便就坡下驴问他,“你经历过高考吗?”这个河南黄泛区过来做小工程的“包工头”说:“弄啥咧,俺不会念书,所以只好干苦力活呗!”

我接着深问一句:“住了一年多了,你的名字我还不认识呢!”对方说,“姓李,俺大名就叫李河东。”我一笑,“你们那边是河东,那我们这边就是河西了吧?”对方一笑,“可不是咋地,以前你们



辉映。

汤青 摄

跟

□迟占勇

“我也去。儿子你推我去。”“你去干啥?我和哥们说说话。你去掺和啥?”儿子笑了。“我就想看着你。”“看我干啥?我还回来呢。老妈啊,你这几天就像个跟屁虫呢。”儿子笑了。“我就跟着你,跟着你,我,我,我想你啊。过几天你还要走,一走就是一年……”

儿子一时无语,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儿。

儿子想起还是孩子时,整天跟在妈妈后面,拽着妈妈衣角,咋被训斥也不松手。那时妈妈很年轻,年轻的妈妈常说,你个跟屁虫啊……

小闪说

寄女友

□艾平

我在电话里朗诵了我连夜炮制的一首诗,并且很认真地说,这首诗是送给你的。

电话里传来一个长长的意犹未尽的哈欠。

人长大了,你把看得淡的东西看得更淡,我把看得重的东西看得更重。

你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我说,不能骗自己。

我因此终于给一大堆自以为神圣的责任累垮,躺在床上发烧,滴水不进,眼前不停地旋起一组不知从何而来的画面——在一座有白鹳窝的寓所前,送奶员发现连续好多天送来的牛奶无人收取,就好奇地推开虚掩的房门,见一金发碧眼的老媪卧尸床上已是多日,见有手腕上的表在嘀嘀嗒嗒地走着……

你从外地归来,第一个任务便是上楼看望我,一见我状若女鬼的样子,吓了一大跳,抱住我就哭了,然后是开水、热粥、罐头,一阵风地忙过。我再也撑不住平日的强硬,泪水决堤在你的疼爱里。

当时你一脸泪光,神色绝对严肃,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你会说出以下的话来:

“有病咱就治,要死,咱也得混个他杀,绝不能自杀,是不?”

我破涕而笑,忍不住擂你几拳。早晨上班前的半小时,属于我们共同所有,只要丈夫和儿子一走,你立刻冲着楼上喊:“快点儿!”

于是我一边品着你奇香无比的奶茶,一边挑选着世上最刻薄的语言,打击你梳妆打扮的热情。

“狐狸太爱惜自己的毛皮,才有了猎人这个职业。”

“再狡猾的猎人也斗不过老狐狸。”如此这般,我们开怀大笑。虽然笑声中免不了几分酸楚,但毕竟笑得投入笑得自由笑得无遮无拦笑得放浪形骸。

你是声乐教师,而且已经培养出一批挺不错的学生,可是许多年来我无法从你一向的嬉皮笑脸上找到为师表的严肃。你似乎对家务更为痴迷,饭菜做得津津有味,房间弄得整整齐齐,只是上班常常迟到。单位抓考勤,把你的芳名登上了“光荣榜”,你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演出前半小时,你马虎得把服装烫了个大洞,连我这个帮闲都急出汗来。你还是不慌不忙,抽出白纱巾,往脖子上一搭,不仅掩住了背上的大洞,还衬出几分出水芙蓉似的妩媚。你的演唱声情并茂,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可后背上的一大洞,在灯光中若隐若现。演出结束,

絮语怀

暖居

水先生去看风水,一路上,富豪闪挪避让,神态随和自若,走到一个胡同门口,突破跑出一个孩子,富豪不但刹车,而且在随后也开得很慢很慢,风水先生奇怪地他问为何开车速度这么慢,富豪一笑:后面可能还会跑出一个孩子!果不其然,又一个孩子从胡同跑出来。风水先生被富豪的善良随和深深折服,走到半路,风水先生就要求打道回府,他说,你的风水很好,已经不用看了。

性格命运说,也就是性格磁场使然。一个心怀光明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会与黑暗擦肩而过。善良是一种境界,再小的房间也会被善良撑大。善良是大红大紫中突然显现出的一抹浅灰,不张扬,不惹眼,低低的,静静的,却是最迷人的,最有气场的。当许多聪明人忙着披红挂绿的时候,那个最老实厚道的浅灰却安于一隅,颌首不语,不争于世,就像是一株向暖而生的绿萝,以静谧朴素含蓄来抵挡尘世间的千军万马,把最恒久最高贵的绿嵌在眼角眉梢,即使在帝王将相之家,也会保持清瘦的风骨,生命本来的姿势。

我的家中养着许多绿萝,那青葱少女般的素颜,纯净,佻笑,蓬勃勃勃的一盆是春的永生,一簇簇苍绿若拂尘,会拭去日子带给身心的苍凉,多多地凝望一会儿,禅意缕缕,悠然而生。绿萝的绿,是透骨的,宛若暖居里的爱,茂盛稠密。我在这一簇簇苍绿中,安心地做着母亲、妻子,孩子天使般的笑脸和纯净的童音,从尘世淡薄中射出光亮,我被茧化蝶,变成了一个更好的自己。

爱如星火,是在岁月长河里洒下的光亮,暖居因爱光明,普照天地万物。美国著名作家欧·亨利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里面虽无气壮山河的故事情节,但一对年轻人对甜美的爱

风且吟听

在草原(组诗)

□戈三同

一匹马,老了

一匹卸去鞍具,嚼扣、蹄铁的马拉老了。老阿爸轻拍它几下如卸去闪电、嘶鸣和他曾经的梦幻

当它拖着长长的影子,从地平线倏然消失。这谜一样的黄昏,巨大的安静仿佛也是它用旧,却去的

一只雄鹰的落点

一只飞翔的鹰是从不轻易落地的,即使落下来立足,也仅限方寸之间

大地苍茫。属于它的除了空廓,除了风声往往只有一块突出的岩石

这足够放下它的爪它的体量,它的视野足够一个梦想展开它巨大的翅膀

云在动

一个横穿大漠,走累的人坐下来,点了一根烟

如绳的烟缕,向上仿佛他把自己,拴在云朵上

动时,云也在动,像他手牵着在动

草说

□刘海豹

说到草,内心就有绿色蕨藓有潮湿的水雾从眼底升起心底柔软的部分,像草一样起伏

一棵草有多么孤独和卑微只有风知道风吹草低,能听见草的骨节在哔哔响动

它们不喊疼仿佛风吹草动的日子,更适合这些草民

把骨气交给东风或者西风不是失节用纤细柔软的根茎撮紧一把泥土,就能把生命一次又一次绵延每个轮回都要把人间的悲苦、冷暖和孤寂重新品尝一遍

我和草都是本草一族生在北方把一棵草,认作草原胸中辽阔能放得开马蹄,盛得下牛羊能让一朵白云来回地飘

我们终将离去

□兰采勇

离奇的剧情,毫无悬念眼睛一闭一睁享受大好时光最后的时刻,总是摆不脱把身体安放在走过的旅程中长睡不醒。我们终将离去不管功过是非,不论祸福相像错过这一生,就无需再说下辈子

人生苦短啊,摆在我们面前的终归就是一局残棋拥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我们是将相王,我们是马前卒我们是自己的傀儡我们是自己的肩膀

我们将离去,我们应该轰轰烈烈地离去。身后的路不留遗憾,不去骂名

我们终将离去,一步的距离存有天和地的差别

诗塞境外

我与你自幼一块长大,在同一间教室里考了大学,又在同一座美丽的城市里读书。记得那段无牵无挂的岁月,有钱的时候两个人拎着胳膊吃遍小摊上的各种零食,没钱就一块偎在宿舍的蚊帐里精神会餐,遥想故乡的红烧牛肉。两个人的学校相隔一站地,每个星期两个人都要互相来往上几回,无论考试、答辩,风雨不误。是我第一个代表家乡相看了那高高的外省青年,你如今的丈夫。后来相继毕业后回到家乡,相继为人妻母。不知道冥冥之中是不是上帝在起作用,我们两家又给归拢在同一屋檐下,你住二层,我住四层。我们朝夕相处,用女性柔弱的肩头互相支撑,有些相依为命的感觉。然而,同样的经历,同样的年龄,同样羞涩的工資总额以及同样花钱如流水的过日子方式,并没有创造出同样的你和我。

你说,女人要是变成一本书,整天沉甸甸地谁也读不懂,比鬼都吓人。我说,那也不至于没心没肺。我的确把自己的真实守得过于固执,常常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道理去钻牛角尖,又承受不了失败后的打击;而你诸事不往心里去,进门的时候低头,下山的时候仰脸,只要有抢你的丈夫和儿子,你根本不管太阳是红的还是绿的。

我们之间的斗嘴由来已久。在那个我一直认为你已经忘记了的黄昏,你穿着一件白底蓝点的连衣裙娉娉婷婷地走向我,绒绒的长睫毛掩着眼睛里满是明亮,笑得跟春天一样温暖。我们在学院门前的林荫路上走了好久,周围美丽得几分忧郁,空气里弥漫着紫丁香般的芬芳,路旁的草从中间或摇曳出几朵铃状的小蓝花,晚霞碎金般地穿过树影,斑斑駁駁地晃动在雨后的水洼里。我的心一下子伤感起来,你依旧嘻嘻哈哈地模仿着班上那个不断写情诗又不敢直接送给你的男生。我烦了,就说:“这么好的风景,我怎么一点都不感动?”

你怔了:“什么?”我说:“我要回学校写诗。”你说:“我妈妈捎来一只鸡。”

我承认自己是经不住美味诱惑的动物,到底跟你坐了十几站的公共汽车,取回了那只白煮鸡,并当即吃光。

第二天是星期日,十点钟给你打电话,你还在大睡,不知道你是怎样战胜了自已,揉着惺忪的眼睛来听电话的。

暖居,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的一个词啊,只要想起来,就觉得周身发热。身处暖居的人,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个。

居,可以理解为居所,亦可以理解为居住,可一加上一个“暖”字就不同于一般的居室,是暖居,住在里面的人是温暖和善的,里面的花草也自带几分暖意,甚至带着一些古朴优雅的气息,就连主人养的猫猫狗狗,眼神也是温顺的,乖巧的。

一居易求,暖居不易。这个暖居里面,得有烟火缭绕,得有活色生香的小生活小日子,得有温暖的小时光在一家人的嬉笑怒骂中如月光般流淌,还得有香气弥漫的厨房,干净雅致的卧室,当然,还要有书香缕缕迭出。最要命的,居住在里面的人无论美丑胖瘦,都要一脸幸福灿烂,男主人无论贫富高低,都要一脸阳光阳刚。若达如此境地,可称之为天作之合。

暖居的烟火气,最是撩拨人心。说乡愁啊,不知多少人馋的是故乡的菜,是老家里的小厨房,母亲从其中进出进进出出,满面春风,不一会儿,一桌上好的炖鸡或特色小吃上桌,只要想起来,心里就是满满的故乡云烟。即使父母在年轻时也会吵架,但只要母亲在,家里的冷清就会一闪而过,若在某一日,母亲不在家,家中大大小小的孩子仿佛失去了主心骨,家里的欢声笑语顿时少了一大半,于是,一次次地敲门探望,盼星星盼月亮,盼望的就是母亲带回的那一抹温情。

家,因母亲的朗朗笑声而成为暖居,这暖居是绿色的,充满生命力的,不在大小,不在贫穷与富有。

在朋友圈曾读过一则小故事,一富豪新买一别墅后,开车拉着风

小闪说